

王 猷 唐 遺 書

那 羅 延 真 稽 古 文 字

王献唐遗书

那羅延真楷古文字

齐鲁书社

王献唐遗书

那罗延室稽古文字

出版者 齐鲁书社
发行者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

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四〇〇〇

书号 11206•58

定价 3.95元

邢羅延室稽古文字

葉聖陶書



王獻唐先生遺著

平樂少廬
稽古文字

唐蘭敬題
一九七八年冬



窗延羅屏

佛典那羅延為
金剛不壞義
厭唐兄取以自
助屬為書之
三十二年元日
高冰許公巴山



《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序

日照王献唐先生行清学邃，海内胜流，雅相钦挹。屈指四十年前，同客蜀中，山居絮语，时或有类传经，释疑解惑，旷若发矇。别后思慕，藉诗筒吐积愆而已。迨先生谢世，顿有孤行无依之叹。顷者国华世兄远道书来，请序先德《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乌乎！安敢以不文辞。

有清嘉道之际，日照有许瀚印林者，深于训诂，好金石文字，校宋元明版以精审著。龚自珍曾贻以诗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其为定庵倾倒如此。印林之学，散播其乡，师师相嬗不绝也。先生发轫于斯，而复拓其区宇，终则自立户庭，椎轮大辂，踵事增华，后来固应居上也。

昔戴东原诏其弟子：「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段懋堂谓：「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取此二语而已。」（略见陈焕《说文解字注跋》）可见前贤治古文字囿于载籍，书本之外无餘事矣。先生既博通典坟，遍诵仓雅，更取证于出土之器物，若甲文，若金文，若陶文，若币文，若印文，乃至封泥，无不广事搜罗，加以抉择，会其同，察其异，一一究其演变之由，通贯有得，取精用宏，所以能成其大也。

《说文解字》为上探甲金之阶梯，隶楷亦滥觞于此，承前启后，断不可废，然未始无疏失，实有待于补正也。兹就甲文有裨于许书者言之，据余所知：有正字体之讹者，有纠解说之谬者，亦有补收录之未备者。《说文》见部「𠂔」字，许谓「取也，从见寸」。段以为即古「得」字。按甲文有字，古以貝殼为货币，字，值各不同。拾取貝货，「得义自明」。「见」与「貝」形近，爰以致误。此足证字体之讹者也。又如「昔」字，小篆作，许谓「乾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按甲文「昔」有、、、，诸形，曲文俱肖水波。《法言·问道》：「洪荒之世，圣人恶之。」字正似大浸稽天，禾

稼蕩然之象，事在远古，故用以况昔日也。所谓残肉云云，显已不能自圆其说。此足纠解说之谬者也。更如许书只有一「商」字，朝名、星名、职业名以及动词商讨之义，同用一字，而甲文则各有专字：朝名作𠂔，星名作𠂔，职业名作𠂔，商则惟作商讨、商量之用，四字初不相混也。叔重虽早于今千八百年，甲文实未寓目。此足补收录之未备者也。凡此仅就甲文一端而言，他文之足资参证者应亦不少。先生此书涉及符印为多，瑑刻之布局取匀称，笔势之萦纤重生姿，已一道其故矣。论定时、地、人物，皆凿凿有据，无不怡然当理，卓然成章，可谓张皇幽眇，非仅补苴罅漏已也。

先生尝言：论学有不同见解，常事也，苟平心静气而比勘之，则真伪短长立见。若专己守残，器器然号于众曰：只此一家，别无分铺。如此，不惟蔽人，亦复自蔽，一手岂能遮尽天下耳目耶！述先生治学途径与心得竟，附记其言，俾世之读先生书者知所参循焉。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后学蒋逸雪谨序于扬州师范学院北舍。

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目录

周悲铎师比考·····	一
周曹這铎考·····	二三
周邛疲玉铎考·····	五〇
周虎段贼戈考记·····	五七
周昏鑑玉铎考·····	七〇
周虞阳铎考·····	八〇
周昌铎考·····	九
汉宣萧印考·····	一〇五

汉善氏佰长印考·····	二三
曹魏平乐亭侯印考·····	二九
汉玉螭璽考记·····	三五
汉脩毋相忘镜考记·····	三九
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校记·····	一九八
新出汉三老赵宽碑考释·····	三六

周愬铎师比考

前于故都广肆通古斋，收钩印三事，内有周愬铎钩，别购愬字阳文小铎佩之。旧于邹县亦获一纽，皆同类也。归来以印搨十五纸，寄友人栾调甫。覆札多所考订，独于愬钩未道及。殆此铎文时见著录，以习覲忽之也。调甫治古文字有年，近更兼及印学，鉅细不遗。此铎愬字可考壁经旧文，可证许书讹字。周秦印文体例之演变，亦得从而探其支系。迺竟未致一语，可谓失之眉睫矣。因为此文，用质调甫。

铎文作 , 钩铎作 , 迺铎文之倒正重文也。单字  铎，顾氏集古印谱以降，屡著于录，吴清卿释誓，丁佛言、罗福颐等释哲愬，均有未

安。铭文一作 梦庵藏印。  十钟山房印。 又作 印。  古陶轩秦汉印存。 更作 古陶轩秦汉印存。

古铉刻瑟说文古籀补引。 复作 十钟山房印。  十钟山房印。  周秦印。  十钟山房印。  十钟山房印。  十钟山房印。  十钟山房印。

一。字文左右倒正移置，亦多不同。初盖从 从斤从心， 斤合文为    

作  之书  字本为  变 之平直二画，斜分写之，

因成 形。集韵，胆本作俎，即此例也。迨后变 为 二作   

之 初各从中两笔书之，继求简利，由左而一笔联写作  寝成小横为   

言古作 变      笔画覆仰不同，义例无殊也。说详周曹道铉考。 又后省斤为   

 为  最后省  为  先后省变体系，皆昭著可见。兹但从初

文言之，字从斨， 为半木，古人或反正书之。如      如    玉篇类牕广韵集韵

之作       类篇。牕集韵。之作    类篇。牕广韵集韵之作    篇海。牕广韵集韵之作    方音。牕

集韵类篇之作       玉篇。例证非一，是斨可书斨矣。汗简引古文尚书斨作    汉鲁峻碑

斨薪弗何，同玉篇集韵，斨并古文析字，是斨又即析矣。说文析训破木，为会意

字，从木从斤，谓以斤破木也。新为斨之本字，从斤辛声，斤以析斨，意与此同。 片训判木，义与木通，以斤破

片，犹其破木。故字之偏旁从木者，亦或从片。今析字从片，为鲁壁古文。从木见周格伯斲，斲，散文作析。斲出西土，为宗周一支，故秦篆沿之。古文出于淹中，为东土一支，故与铎文相合。片木义虽无分，书体东西有别。鲁峻碑之从片，正出东土一支，以隶书间采古文，不尽根于小篆。详周曹道铎考。而凡木字偏旁作片，如板之书版，榜之书榜，溯其原委，殆亦有东西之别矣。

铎文斲既为析，斲又为析，其下从心作愬，则即今本说文心部愬字。许书愬凡二见，一在口部哲下，云或从心，为哲之异体，一在心部训敬。彼此重复，必有一误。玉篇，愬先历切，愬也。广韵，愬先击切，敬也。桂氏说文义证，谓以义训求之，心部之愬，当作愬，字之误也。王氏春秋名字解诂，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伯虔字子析，谓虔训敬，析愬通用，亦训敬，因而虔，应以说文训敬之愬。证以析义，当依玉篇广韵作愬。案桂王之说是也。愬为哲之异体，故凡经史愬字，多用为哲。如尚书洪范，明作哲，王肃本作愬。吕刑，折民惟刑，墨子引作哲，汉书刑法志引作愬。又如汉书叙传，或愬或谋，谷永传，懿厥愬妇，王莽传，荧惑司愬，从无

训敬者。而训敬之愬，故书俱作愬。知说文文部之愬，其训为敬者，正当作愬。后世传写，以形近致误。此而既明，则铎文愬字，在说文为愬，释哲固为未当，释愬亦属非是矣。

愬字训敬，以声音求之，纽部初不通贯，盖所从之析声，字本以斤木会意，亦当曰斤亦声。斤析不同部，其转为析部者，犹析从斤声而读若乞，沂从斤声而读若怡，旂从斤声而今读若旗也。

此因撮口横口之故，说详周曹道训铎考。初时殆以地域不同使然。

斤析不同纽，其转为析纽者，

犹斯析音义相同，

说文，斯析也。诗墓门，以斯之，犹斧以析之也。

斯从其声读息移切如析也。集韵、斤有许斤、

一切，欣喜俱从斤声，音读亦同。腭上之与舌上，纽近易转，由斤而忻而析，皆从内而外，逐渐推移。礼记，天地沂合，注读为熹。沂字亦从斤声读熹，则纽部俱转正与析同矣。若是析字既有斤音，则愬从析声，亦可读斤。字从斤声，音义犹谨，谨亦敬也。愬与敬虔，正皆一声之转，所谓双声为训者。而伯虔字子析，亦犹子敬矣。愬既犹敬，铎文愬又同愬，则愬亦犹敬。常见只为阳文愬字，十钟山房印举诸书，正有白文敬字小铎，知犹愬字意也。

友人赵揖武辑古印集真，内有愬字阳文铎，作心形如殆寓心敬之意，印拳亦有一枚，内作悲字，悲从心，意同。



印

举复有愬行一铎，愬行犹敬行，古铎亦时有敬行一文也。印举诸书，又有愬言铎，愬言犹敬言。凝清室所藏周秦印铎，有愬官铎，愬官犹敬官。印举别有止愬铎，止愬犹止敬，中庸所谓为人臣止于敬者，古铎亦正有止敬一文，止敬犹铎文之守敬。印举诸书，复有愬铎一文，愬铎犹敬铎，古铎固时时见之。颐素斋印影有愬上铎，愬上犹敬上，古铎亦时时见之。印举更有愬命铎，愬命犹敬命。印卹有愬身铎，愬身犹敬身，而敬命敬身二文，古铎固屡见著录也。梦庵藏印，又有愬司铎，司事二字通用，愬司犹言敬事。秦初铎文，正不时遇之。秦印别有壹心慎事，及慎字诸铎，慎事犹敬事，慎字亦犹敬字也。凡晚周愬文铎印，以敬字释之，无不迎刃而解。而其见于愬文铎者，亦皆见于敬文铎，彼此参证，愬之为愬，愬之训敬，正如铁案不移。以愬之训敬，愬之为析，知说文训敬之愬，当作愬。桂王之说，可以铎文而定矣。以愬之从斨，斨之为斨为析，知与孔壁古文及鲁峻碑玉篇集韵之斨，皆同原共委。壁经鲁碑，俱出山左，愬字铎文，又出齐鲁燕赵，则为东方书体，至显且著矣。

周末闲文印，如此及敬字诸铭，为类甚繁。其制十九阳文，随身佩带，不以封钤，一则闲文无以取信，一则阳文钤泥不显。然如敬官敬命敬上敬事诸铭，味其义旨，当非平民所用。晚周小铭，时见长官、王之上士、及上士诸文，与此体制略同。

秦印复有宜民和众，及和众安众诸文，字体印制与思言敬事、壹心慎事、并敬事慎事诸印相类。长官、上士、宜民和众，均为有秩禄者印文。执彼证此，当亦少吏啬夫书史军佐杂佩之印。员位既多，佩者斯伙，又非颁发官印，例须缴还、可随身为殉。以是各地出土，屡见不鲜。若长官大吏，必不若是普遍矣。闲文铭中，别有千万、万金、及富字诸文，则为商贾所用，千羊、通祥。得志诸铭亦然。秦汉以还，仍沿旧制，如日入千金、日利千万、出入大利，文例繁颐，皆一系相承。大抵周秦铭印、总别约为二类。一属官印、及有秩禄者所用。一则商贾私制，用以钤佩取信。若穷壤编氓，端不需此也。今见出土铭印最多者，一为古代都会之区，一为古代兵争之地，一为古代贸易之所。都会为官吏所聚，官吏有官印，亦有私印，故纷然并出。战区为军官所聚，军官亦有官印私印，歿而佩殉，因并出土。商区为商贾所